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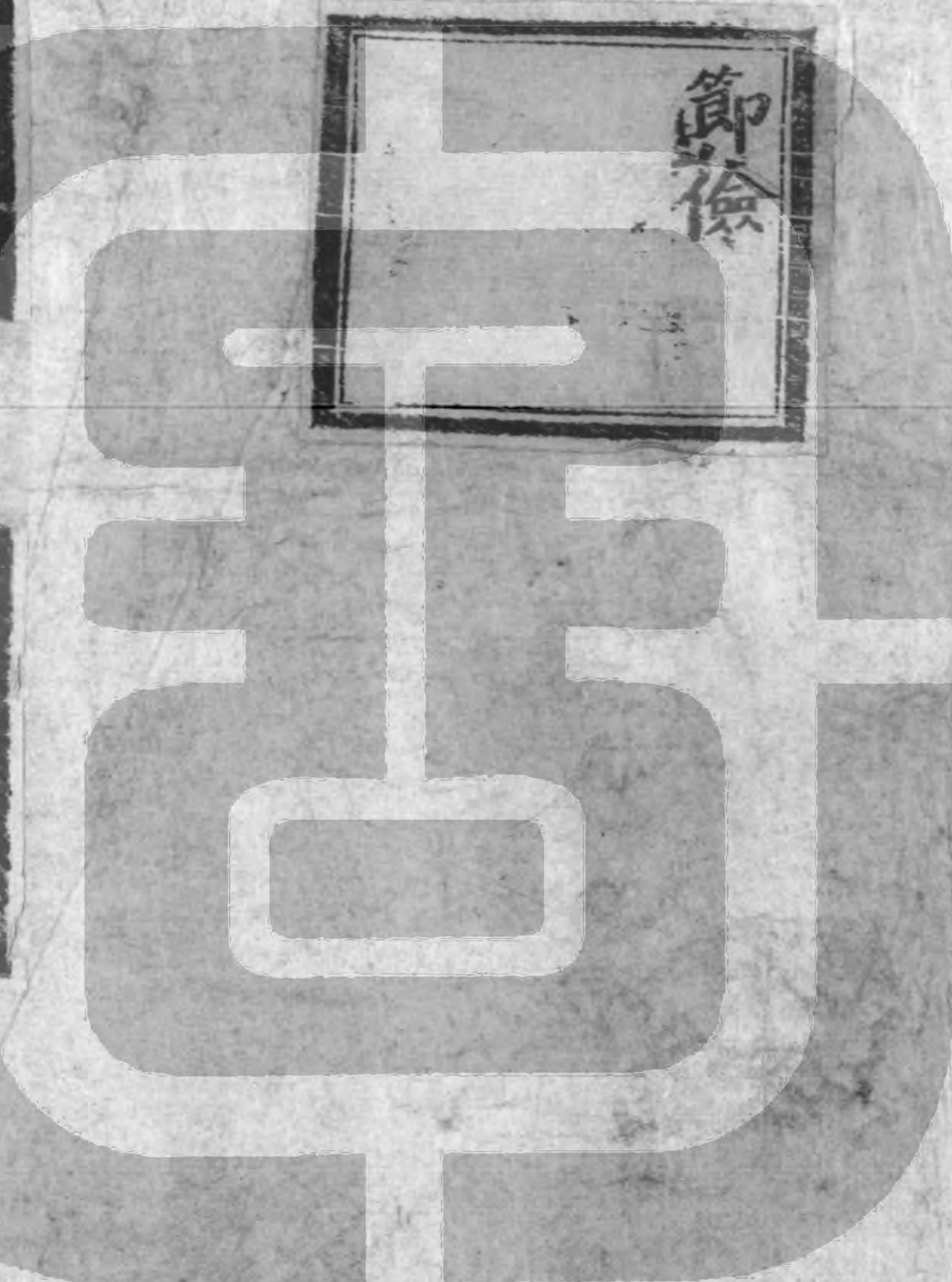
6244  
:84

節儉

歷代名臣奏議

卷一百九十一

之一百九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一

節儉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羣臣衣服與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秦穆公問由余曰。古者明王聖帝。得國失國。當何以也。由余曰。臣聞之。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願聞奢儉之節。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為食器。斲木而裁之。銷銅鐵。備其刃。猶漆黑之。以為器。諸侯修國之不服者。十有三。舜釋天下。而禹受



之作為祭器。漆其外而朱畫其內。繒帛為裊。鐻勺有彩。為飾彌多。而國之不服者三十有二。夏后氏以沒。設周受之。作為大器。而建九。傲食器雕琢。觴勺刻鏤。四壁四帷。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有二。君好文章。而服者彌侈。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穆公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柰何。內史廖曰。夫戎辟而遼遠。未聞中國之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厚為由。余請期。以踈其間。彼君臣有間。然後可圖。君曰諾。乃以女樂三九遺戎王。因為由。余請期。戎王果見女樂而好之。設酒聽樂。終年不遷。馬牛羊半死。由余歸。諫不聽。遂去。入秦。穆公迎而拜為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利。既以得矣。舉兵伐之。兼國十二。開地千里。穆公奢上。能聽賢納諫。故霸而戎。西戎淫於樂。誘於利。以亡其國。由離質樸也。

晉平公為駢逐之車。龍旌象色。掛之以犀象。錯之以羽芝。車成題金。千鎰。立之於殿下。令羣臣得觀焉。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問田差爾三過而不顧。何為也。田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官。說士者以事。說農夫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築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曰。去車。

漢武帝末年。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以問太中大夫。給事中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久遠。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實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絺。足履革屨。以韋帶。劔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榮。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寔章。左鳳。



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宮人簪璫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裝珍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視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元帝即位。徵貢禹為諫大夫。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凋。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綵履革。器亡凋。

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益甚。臣下亦相效。衣服履絳刀

劍亂於主上。

絳古  
袴字

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

自知奢侈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借矣。今大夫借諸侯。諸侯借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

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

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

三服官  
主作天

子之服在齊地。笥。底  
木竹器。音先。詞反。

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

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

三工官。謂少  
者之屬。官考

工室也。右工室  
也。東園匠也。

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

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又官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大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犬肥。氣感怒。至乃日步作之。



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安多減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失禮違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取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官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官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園舍置也獨留置去自城西南至

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之。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撥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上下猶謂苟順從也。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齋三服官。

禹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且免為庶人。粟食令代。關東戍卒。乘北邊亭塞。候望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哀帝時。龔勝居諫官。毅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



宋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東漢章帝時。馬廖代趙熹為衛尉。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羨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更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飾。示簡所安。發自聖性。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勵。漢太宗之隆德。戒成衰之不終。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

况於行仁心乎。况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以當警人夜誦之音。太后深納之。

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徑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十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螟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主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政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



魏明帝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閭鄉侯衛覲上疏曰。夫變情屬性。疆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為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疆大。賈誼累息。以為至危。况今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逼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

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世。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因襪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一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壽策。計校府庫。量入為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尤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永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

吳烏程侯寶鼎元年。時居武昌。揚州民所流供給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左丞相陸凱上疏曰。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為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為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險瘠。非王者



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此是明民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有露根之漸。而官吏務為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女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率非其人。羣黨相扶。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百役。罷苛擾。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

時吳俗奢侈。中書丞華覈上疏曰。今民貧俗奢。轉相倣倣。兵民之家。內無甌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

晉武帝太康三年。中護軍羊琇。後將軍王愷。散騎常侍石崇。三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先王之治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則無有窮極矣。

後魏宣武帝時。散騎常侍邢巒奏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粟帛安國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皇深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不務奇綺。至乃以紙絹為帳。展銅鐵為樂。勅訓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務。日夜孜孜。小大必慎。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庫之金。裁給而已。更不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所獻賀。倍多於常。雖加以節儉。猶歲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自今非為要須者。請皆不受。宣武從之。

秦主苻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



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御。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怪飾之。尚書郎裴元畧諫曰。臣聞堯舜茅茨。周畢宮室。故致和平。慶隆八百。始皇窮極奢麗。嗣不及孫。願陛下則采椽之不瑋。鄙瓊室而不居。敦純風於天下。流休範於無窮。賤金玉。珍穀帛。勤恤人隱。勸課農桑。捐無用之器。棄難得之貨。敦至道。以厲薄俗。脩文德。以懷遠人。然後一軌九州。同風天下。刑措既登。告成東嶽。蹤軒皇以齊美。哂二漢之徒封。臣之願也。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畧為諫議大夫。後周武帝保定間。豪富之家競為奢麗。外史下大夫黎季明上書曰。頃者亢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廣求六瘼。同禹湯之罪已。高宗景之守正。澍雨應時。年穀斯稔。克已節用。慕質去華。此則尚矣。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縠猶侈於豪富。短褐未充於細人。糟糠未厭於編戶。此則勸導之理。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

禮。齊之以刑。風俗固難以一笑。昔漢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今日富室之飾。嘗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衰亂之後。貞信未興。宜先尊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之風。察鳴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勿重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人知德矣。

唐太宗貞觀四年。上謂侍臣曰。崇飾宮宇。遺賞池臺。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勞弊。孔子云。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勞弊之事。誠不可施於百姓。朕尊為帝王。富有四海。事皆由己。誠能自節。若百姓不欲。必能順其情也。魏徵曰。陛下本憐萬姓。每事皆以順人。臣聞以欲從人。



者曷以人樂已者亡。隋煬帝志在無厭。雖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營造小不稱意。則有峻罰嚴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為無限。遂至滅亡。非惟書籍所傳。亦陛下目所親見。為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陛下若以為足。今日不啻足矣。若以為不足。更萬倍過此。亦不足。太宗曰。公所奏對甚善。非公朕安得聞此言。

太宗嘗恠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不止。小物何必爾邪。諫議大夫褚遂良對曰。雕琢害力農。纂飾傷女工。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帝咨美之。

玄宗時。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不則為老子浮屠解禱事。中書舍人常袞以為漢文帝還千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游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

道饋獻。皆淫侈不急。而節度使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是歛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祠寺寫經造像。焚幣埋玉。所以賞賚若此。立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陛下若以易芻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二重哉。

穆宗嘗問侍臣曰。司馬遷言漢文帝惜十家之產。而罷露臺。身衣弋絺履革舄。集上書囊為殿帷。信乎。何太儉邪。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植對曰。良史非貌言。漢承秦侈。縱之以海內凋瘵。文帝從代來。知稼穡艱難。是以躬履儉約。為天下守財。且帝遵而不改。故家給戶足。至武帝時。錢朽貫毅。紅腐乃能出師。征伐威動四方。然侈靡不節。末年戶口減半。稅及舟車。人不聊生。乃下哀痛詔。封丞相為富民侯。然則帝王不可以不示儉。而天下足。帝曰。卿言善。急行之。為難耳。



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盞粧具。觀察使李德裕奏曰。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命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彫窶之人。不勝其故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平皆權酒於民。供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權酷。又赦令采諸州羨餘。無送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湏脂盞粧具。費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貲一軍興。不疲一人。不斂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於道。故德裕推一以諷他。又詔索盤條。綾千匹。德裕又上奏曰。臣昨緣宣索。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聞奏。伏料聖慈。必垂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盤條。綾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惶灼。臣伏見太宗朝。臺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太亮。令獻之。

大亮密表陳誠。太宗賜詔報云。有臣若此。朕何憂。再三嘉歎。事載史書。又玄宗命。中使於江南採鵝鵲諸鳥。汴州刺史倪若水陳論。玄宗亦賜詔嘉納。其鳥即時皆放。又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鐸撥。鑲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書。輒自停織。玄宗皆不加罪。忻納所陳。臣竊以鵝鵲鑲牙。至為微細。若水等尚以勞人損德。濫款效忠。當聖祖之朝。有臣如此。豈明王之代。獨無其人。蓋有蔽者弗言。非陛下拒而不納。又伏覩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侯伯有位之官。無或棄余。謂不可者。其有違道傷理。徇欲懷安。面刺廷爭。無有隱諱。則是容納善道。增光祖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况立鵝天馬。鷹豹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臣愚亦所未曉。昔漢文衣弋綉之衣。元帝罷輕織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乞陛下。近覽太宗玄宗之容納。遠思文帝孝元之恭已。以臣前表。宣示羣臣。酌臣言。



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受賜。

文宗嘗見中書舍人柳公權於便殿。舉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羨上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責為天子。當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

南唐嗣主保大中。太常博士陳致雍上奏曰。臣聞專卑有儉。貴賤有序。下及黎庶。車輿服馬。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若無制度。何以防其淫侈。救其雕弊者。我臣且親保大以來。條約庶民居止舍宇。間架無過大。衣服車馬各有彰別。至今搏節。上下不渝。猶有市廛間。閉之間。銷金畫繒為婦人帶衣。中被之屬。奢溢者爭浮競偽。循法守正之士。猶未能素厚自處。何況中庸之人。出見紛華盛麗。心意盪悅。老氏不云乎。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由是漸漬失教。被

服成俗。既而正金銷盡。朽壤同歸。數年之中。奢蠹尤甚。臣又聞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其或從上化下。而民焉敢踰越。伏以皇帝陛下。絕素為治。偷薄者聞之而自革。正明宣化。貧饜者知之而自懲。予今十有三載。躬行節儉。未嘗怠佚。而於有司之官。法度不考。憲式不彰。其致姦色而流成弊。故也。臣叨禮職。無裨聖政。輒斯陳露。上達聰明。伏乞宣下所司。特頒嚴勅。條約世人。不得踵前。更有造作銷金衣服。如有故違。重以法繩之。其王公之室。卿士之家。並禁斷所冀率其庶民。以次漸變。頽風自然備本。

宋太宗太平興國中。蓋鐵判官張觀嘗因奏事。白上曰。陛下務敦淳化。殿宇采飾皆撤去之。惟尚朴素。天下幸甚。然於服御器用。臣願亦從純儉。上曰。朕庶事簡約。至於所服。多用絕銷。皆經澣濯。爾知言甚善。觀頓首謝。



真宗咸平中都官劉蒙叟上疏曰。陛下已周諒闇。方勤萬務。望崇儉德。守前規。無自矜能。無作奢縱。厚三軍之賜。輕萬姓之徭。使化育被於生靈。聲教加於中外。且萬國已觀其始。惟陛下慎守其終。思鮮克之言。戒習性之漸。則天下幸甚。上嘉之。

仁宗明道二年。殿中侍御史龐籍上奏曰。臣近者伏見傳降聖旨。差差正工真珠匠。小臣踈賤。不知所造服用。然而職在耳目之官。苟有愚見。不敢緘默。恭惟陛下自纂位以來。積德脩道。謹一日。近無耽好之玩。遠無追求之勞。古之聖明。未易能過。然今水旱相仍。公私俱困。北有林胡之抗敵。西有元昊之尅枝。尤宜恭儉。齊紀律。惜國用以豐實。制兵威而震耀。臣愚以謂不急之服玩。近奢之器物。悉宜屏絕。以勸天下。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禮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願陛下視珍奇為棄物。以奢侈為覆車。

籍為右司諫時。上奏曰。臣昨到太平州。界體量安撫。本處檢會廣德軍判官錢中孚。當塗縣主簿兼嘉祥縣尉溫宗賢等狀。稱往諸鄉。檢旱。竊見貧民多食草子。名曰烏昧。并取蝗蟲曝乾。摘去翅足。和野菜合煮食。別無虛妄者。臣竊思之。東南上供糧米。每歲六百萬石。至於府庫物帛。皆出於民。民於飢年艱食如此。國家若不節儉。生靈何以昭蘇。臣今取前件草子封進。伏望宣示六宮藩戚。庶抑奢侈。以濟艱難。仍乞密下。裁造務。後苑文思院。糧料院。檢祖宗之朝。每歲用度之費。數日比於今時。則奢儉自見。伏望聖慈。特降進止。則天下幸甚。藉調陝西轉運使時。又上奏曰。臣伏見連年災異。大久不雨。臣謂朔災消禍在朝廷。自備。比年費用奢廣。倉廩出納不嚴。內中須索既多。有司以憑申除。破無緣鈎。被虛實。臣竊為凡乘輿所用。官中所費。宜取先朝為則。今宿師西鄙。力戰重傷。方獲功賞。而內官醫官樂官。無



功時享豐賜。故天下指目謂之三官。願少裁損。無厚資乎。專勵戰功。虜寇不足平也。

寶元元年。天章閣待制賈昌朝上奏曰。臣伏見西夏僭妄。出師命將。以貽朝廷之憂。臣竊謂此固不足慮。而國家用度素廣。儲蓄不厚。民力類困。是則可憂。自天聖以來。屢詔有司。節省用度。以至于今。未聞有所施行。古者四方無事。則脩政令。務稼穡。倉廩有積穀。府庫有羨財。節用愛人。以戒不虞。卒有水旱寇攘之至。而無所愛。自三代而下。稱王業盛者。唯漢爾。文景以恭儉。故風俗厚。財用足。至于武帝。務勤征伐。始筭緡錢。推酤以助軍旅之給。而天下蕭然矣。至昭帝。議益錢。罷推酤。省徭役。篤耕種。凡侵蠹民利者。一切寬貸之。時賜租賦。使民得以足衣食。內則省宰夫樂工。希文景之風。以厚儲蓄。數百年間。四夷咸服。百姓不厭。漢德者。無他道也。節用愛人。崇本抑末。之所致也。

宋受命八十載。可謂治平矣。然節愛之術。有所未至。邊陲雖寧。而兵備不省。徭役雖簡。而農務不篤。外厚幣聘。而內豐廩藏。自餘虛用冗費。難以悉數。天下諸道。若京之東西。財可自足。陝右河朔。歲須供饋。所仰者淮南江東數十郡爾。故田稅不足。重以權禁。凡山澤市井之利。靡有厚薄。悉入於公上。而民不得售。加以不耕不織。游惰之俗。蠶食為害。都人士女。燕安太平。忘衣食艱難之患。習尚奢侈。重傷民力。農所以困。國之儲蓄所以不厚者。職此之由。夫國財民力。靡於無用之日。故當其有事。不得不憂。臣嘗治畿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了足。其三年賞給。仍出自內府。况他郡邑。兵不啻此。推是可知。知天下虛實矣。臣又嘗掌京廩。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朝廷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所蓄聚不盈數。天下太平已久。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于民。儻有水旱。頻仍之災。軍食



調度之急。計將安出哉。願陛下鑒已往之失。察當今之務。取景德已  
來迄于景祐。凡百用度。靡有巨細。按其所入所出之數。約以祖宗舊  
制。其不急者皆省罷之。

二年。右司諫韓琦上奏曰。臣准敕。以御史王素上言。乞依實昌朝所  
奏。取景德至景祐年。凡百用度。靡有巨細。較計所入所出之數。省罷  
不急等事。蒙差張若谷任中師。并臣與三司同共詳所奏。定奪減省  
聞奏。竊以臣先監左藏庫日。朝廷亦曾差官於三司。令將咸平景德  
天聖景祐年支費比附。其時三司已檢尋天聖已前帳案不足。遂下  
在京諸司庫務。差人監勒檢尋。亦是多不存在。甚為搔擾。臣報上言。  
若檢前項年分帳案得全。比附見今來支費數多。朝廷若不節用。乃  
是徒撫空文。或勘會近年帳案。但見得冗費。即行減罷。亦不須見遠  
年文字。蒙下三司檢尋。終不齊足。只將近年帳案勘會。絕結了當。今

陛下崇恭儉之本。沛然垂詔。以經費有度。復議均節。斯乃陛下興化  
致理愛養元元之深意也。天下黎民實蒙惠福。若又須將景德至景  
祐年逐月用度較計。必是依前虛有勞費。淹滯無成。況今西鄙設備  
聚財實邊之費。所宜移茲冗用。以助兵須。豈可遷延歲時。不求速效。  
臣欲乞將三司逐案景德年後來帳籍。及照證文字勘會。不必年分  
整齊。但見得官中支用。顯有虛費。即定奪減省。聞奏。臣伏觀古先哲  
王。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而後臣庶省分。有司率職。從上之令。猶  
風靡而響應之也。雖有僥倖覬覦之徒。抑制其欲。亦不敢與造怨語。  
動惑衆心。何則。上躬行而下之所勸也。臣愚欲望陛下。飭官掖之間。  
先務節儉。凡奢靡之飾。奇巧之玩。無名之賜。無度取索。一切罷之。仍  
詔三司與臣等計會。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朝及今來  
賜予支費則例。比附酌中定奪。減省等定奪之後。或有飛語詭譎。



在宸衷屏而不聽。如此則縣官之用可期克足。且內藏宜聖景福等殿庫。蓋累蓄聚以備非常。今或外用既節。而不絕內帑支取。即與外庫供億糜費一同。亦望陛下深思祖宗經久之制。更務謹節。臣又以出納之用。各有攸司。冗費之敝。必能知悉。仍乞特降敕命。下三司。委諸路轉運副使。發運司。逐處知州通判。在京諸司庫務管官。官員。除官吏兵馬。請給則例。自來已有定制。不在起請外。如有諸般用度。顯有虛費。可以省減者。即具利害。摩劄聞奏。陛下依敕定奪。三司人吏有所見。亦聽經三司具狀陳述。如顯然大段減省。得官中錢物。其起請官吏。即乞特行酬獎。臣備員諫列。誤被聖選。不避衆怨。登竭上陳。唯冀裁擇。早賜進用。

慶曆六年。張方平上言曰。伏以天下承平。為歲深遠。而國用不贍。民力益困。今聚師境上。調費寔廣。倚於經入。則財不給。加以橫賦。則人不堪。救茲交急。特在陛下。身先於率下。惟事事乃其得約而已。臣竊惟陛下躬勤節用。克自抑畏。凡諸服御。殊為菲薄。而茲中外之論。皆言用度之過。臣竊疑之。蓋官闈嬖昵。左右近習。假威恣橫。敢為欺誣。仰恃仁慈。緣為姦弊。且禁中呼索。輒稱聖旨。有司應奉。皆為上供。故外不知其詳。而譏議累乎盛德。國家帑藏之困。乃羣下侵牟之蠹也。伏願陛下。上念宗社之計。下以生民為心。彼婦人宦者。何煩過為姑息。超然遠慮。斷自天心。試取先帝之世。及陛下臨御以來。天聖之初。官司帳籍。如內東門之類。比較近年支費金帛。則知增損豐儉之數。以一言裁減之恩。為萬方富庶之本。兆民所賴。為幸實深。先朝已前。事恐難繼。若天聖初體例。豈遠哉。因降詔書。諭天下。以陛下憂邊之心。愛民之故。則將卒聞之。孰不奮勵以投命。士民聞之。孰不鼓舞。以稱仁。至于外諸司庫務。凡百橫費。乞特置司局。選用公平通敏。諸



曉時務之士三兩員條理之。而以大臣一人監領其事。其不便者。惟是左右主當之人爾。誠陛下斷之不疑。無容沮撓。則上可以資德美。下可以施恩惠。內可以集國計。外可以成武功。効速而利多。事近而德遠。此當世之切務也。

方平又論減省財用事曰。臣近受命同賈昌朝等定奪減財費竊聞淵旨。先自宮禁裁損一切用度。至于聖躬奉給緡錢。亦令罷供。此蓋陛下身先勤儉。為生靈計。夫減省所為者。自下而議上。則於體不順。由上以率下。則於名為正。臣願以禁中所行之事。擡其大者三數節。宣示外廷。因發明詔。使天下共知聖意愛邊愛人之深。則中外庶得不體國家之急。上成德美者乎。特在陛下斷之清衷。不屑細言。則成效可冀也。其有徇己之利。與則言奪則怒。此女子與小人之情。怨謗所由生也。臣輩敢不竭精盡慮。上副天心。

皇祐元年。右司諫錢彥良上奏曰。臣伏見真宗皇帝詔書。以塗金冗費。上自宮掖。下及庶民。一皆禁止。三十年間。不敢有犯。陛下奉以儉約。遵守祖宗舊章。雖申明塗金之勅。歲下而近日。戚里諸親。權要族黨。並以塗金衣服首飾相尚。日增盛麗。以至三朝慶會。被服入宮。蔑視刑典。習為慣事。且此巧偽之物。蕩昏心目。無益飢寒。風俗所以趨競者。禁雖立而法不行。故好之愈甚。况真宗皇帝。豈本冲素。講求制度。欲為萬世之戒。豈可使之廢墜。此乃國家守成大要。屬在陛下。今欲乞嚴禁約。塗金匠人。依舊條處斬。如情理稍輕。刺面決配千里外。宰城。臣僚之家。用使造作。並科違制。皇親戚里。即不支俸錢一年。其失於糾察。賞罰並依先朝之舊。仍乞指揮內東門司使。臣如有諸親命婦郡縣主等入內。輒服金衣首飾者。並晝時禁止。不令入內。一面具姓名申奏。勘責如本。非私情。別因事彰露。亦與同罪。所貴先朝之



制遵行天下。

嘉祐六年。知諫院何郊上奏曰。臣等竊見今歲以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正陛下側身克己。未敢擅恣之時。而道路流言。皆云天子近日宮中燕飲。微為過。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斂細民。况酒之為物。傷性敗德。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為後宮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為德。君以正固為事。奈何徇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為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惑。竊為陛下不取。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於和。乃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窮困之望。保受命無疆之休也。

八年。知諫院司馬光上劄子曰。臣伏觀聖恩。頒賜羣臣。以大行皇帝遺留物。如臣所得。已近千緡。况名位漸高。必需賚愈厚。舉朝之內。所費何啻鉅萬。竊以國家用度素窘。復遭大喪。累世所藏。幾乎掃地。傳聞外州軍官庫無錢之處。或借貸民錢。以供賞給。一朝取辦。逼以捶楚。當此之際。羣臣何心。以當厚賜。况將來山陵所須。全未有備。國信往來。又當供億。萬一更有水旱軍旅之虞。不知朝廷何以處之。若國用不足。必重斂於民。民已困窮。何以供命。飢寒所驅。必為盜賊。此乃安危之本。願陛下深思熟慮。勿以為細事而忽之也。臣誠知乾興之際。曾有此例。亦恐當時所賜不至如此之多。况當時帑藏最為富實。今事力耗竭。十無一二。豈可但云舊例。不思損益。况委贖為臣共圖國事。股肱耳目。譬猶一體。安則俱安。危則俱危。豈待多得金珠。然後



輸忠盡力。恐非所以遇士大夫之道也。今天崩地坼。率土哀摧。羣臣各遷一官。不隔磨勘。恩澤已厚。誠不忍更受賜物。因公家之福。為私室之利。伏望聖慈。許令侍從之臣。各隨其意。進奉金帛錢物。以助供山陵之費。如此。則君恩下流。臣誠上達。上下相愛。洽於至和。既可以少紓民力。又不至有傷國體。

先又上劄子曰。臣於今月十五日曾具劄子上言。乞詳令侍從之臣進奉金銀錢帛。以助山陵之費。至今未聞降出。臣亦曾與同輩具狀諸客省進物。蒙批降指揮。以乾興年中無此例。不令收接。其事理本末。臣已於前來劄子內一一奏陳。今更不敢重複有言。竊以方今國家多虞。人心危懼。正是朝廷斟酌時宜。損益變通之際。豈可不究利害。但詢舊例而已。况所賜羣臣之物。比舊例過多幾倍。而羣臣有所進獻。則云舊例無之。雖聖恩務在優隆。然羣臣有廉耻之心者。何面目以自安。又州縣鞭撻平民。逼取錢物。以濟一時之急。不知乾興年中。何嘗有此例也。以此見國家虛實緩急。逐時不同。豈可專執舊文。不加裁損。今大喪之後。內外困窮。九百在位之臣。皆當焦心刻已。以救其患。若受此非常之賜。恬然有之。曾不為媿。則士眾必曰。我輩勞苦而所得微薄。羣臣安坐而享厚利。其心安得不怨。百姓亦曰。我輩剝膚推髓。以供賦歛。而浩浩入羣臣之家。如泥沙不惜。其心安得不怒。近者怨。遠者怒。為國計者。可以不深思遠慮乎。是以臣輩區區欲輸此物。非謂可以增帑藏之富。助用度之急也。其意蓋以通上下之情。慰遠近之心。塞無厭之怨。解重歛之怒。伏望朝廷留心省察。知其為安危之本。非臣誇小廉競小忠也。臣今未并前來所奏劄子。共二道。並乞早降付中書樞密院同共商量施行。

先又上奏乞制國用曰。臣近曾上疏。以即今公私財用。率皆窮窘。專



奉目前經費猶汲汲不足萬一有大水大旱飢饉相仍戎狄侵邊盜賊羣起發兵誅討不時克定倉庫已空百姓又竭其憂患不細必當早為之謀以救斯弊乞隨材用人使久於其任務農通商以蕃息財物節省賜予裁損浮費又以宰相領總計使之職凡天下金帛錢穀屬於三司不屬三司者總計使皆領之歲終則核其出入之數若入少而出多則思其所以救補之術奏而行之常使歲餘三分之一以備飢饉軍旅非常之費其內外錢穀官之長皆委總計使察其能否考其功狀以奏而誅賞之此誠當今之急務伏望陛下與公卿大臣定議早賜施行

仁宗時陝西用兵權度支判官宋祁上疏曰臣伏見西賊叛逆未即梟截申命將校警飭邊陲陛下日及憂勤行軫調發內經聖慮旁咨群謀臣誠不肖竊用感憤以為勇夫行外儒者計內合為威畧以行

天誅則蹴梁小醜指期烹醢故敢妄陳愚見以佐萬一臣聞兵以食為本食以貨為資在易聚人在書八政誠聖人一天下之歸之具也以天下取之以天下用之量入為出故天子不得私焉傳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今在藏無積年之儲太倉之二歲之儲南方治銅匱而不發承平如此己自彫困其故何哉良由一取之既殫而用之無度也臣不能悉知朝廷之經費且以臣素所見者言之何者犬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用褊乃今更欲興數十萬衆無謀甚矣陛下誠能超然遠覽燭見根本去三冗節三費專奉西北之屯尚可曠焉高枕無匱乏之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尼道士日益多而無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為國今陛下詔於此斷自今日僧尼道士已受戒具者且使如舊其在寺帳為徒弟子者悉遣為民勿復歲度今日已後



州縣寺觀留若干所僧尼道士定若干人。且令後來之數不得過此。此策一舉可得耕織夫婦五十萬人。則一冗去矣。今天下廂軍不擇孱小尪弱悉皆收配。繞圍供役。本不知兵。亦且月費廩糧歲費庫錢。數口之家不能自庇。於是相挺逃匿。化為盜賊者不可勝算。朝廷每有夫役更藉農民以任其勞。假如廂軍可令驅以就役。方且別給口券。間望賜錢。二端相準。不便明甚。陛下若敕天下廂軍。今日以後除州軍須要防捉。別留三百人。自餘更不收補。已在籍者許備役終身。如此。則中下之家悉入農業。又得力耕者數十萬。則二冗去矣。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為額。常以十二加之。遷代罪謫足以無乏。今則不然。一位未缺。十人競逐。紆朱滿路。襲宗成林。州縣之地不廣於前。而陛下官五倍於舊。更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陛下誠能詔審官院內諸司。派內銓明立限員。以為定法。自今已往。門廩流外

貢舉之色。實置選限。稍務擇人。俟有關官計員補吏。內則省息奉廩。外則靜一浮華。則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日不有。若七日若一月。若四十九日。各挾主若未始暫停。至於蠟蔬膏麵酒稻錢帛。百司供億。不可質計。而主者旁緣。利於欺撥。故奉行崇尚。故干典法。皆以祝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為名。欲令臣下不得開說。臣愚以為陛下上事天地宗廟。次事社稷百神。醴酪菜蔬犧牲玉幣。使有司端委而奉之。歲時而薦之。足以竦明德於天極。介多福於黔庶。何必道場齋醮。希屑屑之報哉。是國家抱虛以考祥。小人誣神而獲利耳。陛下若斷自聖慮。取必不可罷者。使略依本教。以奉薰脩。開啓有時。賜與有度。則一費節矣。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或增致官司。衣糧所給。三倍他處。帷幄謂之供養。田產謂之常住。不徭不役。坐食膏腴。民而又競飾神祠。爭脩塔廟。皆曰不費官帑。自募民財。此誠不逞周



上之充者。夫民藏於國。國藏於民。財不天來。而由地出也。後不使鬼而待人作也。捨國取民。其傷一焉。伏望陛下切敕州縣。普令罷止。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貪取公用。全濟私家。跡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旅也。公用之設。或以饗賓也。今則不然。罷然大臣。率叨使相。安居都邑。普蒙公用。取生人之資力。為無功之奉養。坐糜邦用。莫此為甚。伏望陛下實惜名器。使授受惟才。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二費節矣。三冗已去。三費已節。數年之內。用度必饒。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若能躬服至儉。風示四方。錦綵金玉。不得妄費。請自後宮為始。衣服醜膳。無溢舊規。請自乘輿為始。然後天下嚮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搖。師役可舉。雖使風行電照。飲馬西河。盡爾戎酋。可玩之股掌中矣。寧與今日誅求財用。謀益推茗。為威威之計者。

同年而語我。臣誠狂妄。不曉禁忌。輕進愚策。惟陛下裁赦其辜。

知諫院包拯上奏曰。臣伏見景德祥符中文武官總九千七百八十五員。今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內。較之先朝。纔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切以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周設六官。僚屬漸廣。秦併六國。郡縣益衆。降及漢魏。以至隋唐。雖設官寢多。然未有如本朝繁冗甚也。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千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之職。素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放僅千人。復有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蔭序之官。違納之吏。而計之。不止於三倍。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乏哉。臣謹案景德中。天下財賦等歲入四千七百二十一萬七千匹。貫石兩。支四千九百七十四萬八千九百匹。貫石兩。在京歲入



一千八百三十九萬二千匹貫石兩。支一千五百四十萬四千九百匹貫石兩。慶曆八年天下財賦等歲入一萬三百五十九萬六千四百匹貫石兩。支八千九百三十八萬三千七百匹貫石兩。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九十九萬六千五百匹貫石兩。支二千二百四十萬九百匹貫石兩。况天下稅籍有常數矣。今則歲入倍多者何也。蓋祖宗之世。所輸之稅。只納本色。自後以用度日廣。所納並從折變。重率暴斂。日甚一日。何窮之有。且天下田土財用。比之曩時。虛耗漸以不逮。豈於今而能倍之乎。非天降地出。但誅求於民。無紀極。爾輸者已竭。取者未足。則大本安所固哉。臣以為冗更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欲揀其弊。當治其源。在乎減冗雜而節用度。若冗雜不減。用度不節。雖善為計。亦不能揀也。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幸而西北無事。乃是可為之時。若不銳意而改圖。但務因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

揀之過矣。伏望上體祖宗之成憲。下恤生靈之重困。謂設官太多也。則宜艱難選舉。澄汰冗雜。謂養兵上八衆也。則宜罷絕招募。揀斥老弱。土木之工不絕者。悉罷之。科率之出。無名者。並除之。省禁中奢侈之僭。節上下浮枉之費。當承平之代。建長久之治。願陛下留神省察。申命宰執。條此數事。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拯又上奏曰。臣竊見中外臣僚士庶之家。衣服首飾之類。多用銷金。工匠於闌閤之中。任意製造。殊不思憚。臣復詳編勅節文。除大禮法物外。上從中禁。下暨庶邦。但係衣服裝着之類。土木玩用之物。並不得以金為飾。如違。並科違制之罪。其元業匠人。輒更造作。犯者當行處斬。此蓋真宗皇帝躬行儉德。以化天下。故自中禁。以及庶邦。凡衣服玩用以金為飾者。一切禁斷。工匠置於極典。致數十年間。中外絕無犯者。而近年以來。時俗相尚。銷金之作。寔以公行。近日尤甚。其威



里及臣僚士庶之家。衣服首飾。並用銷金。及生色內間金之類。並無避懼。蓋是匠人等故違條制。厚取工錢。上下相蒙。無敢言者。若不速行禁止。切慮糜壞金寶。扇長澆風。競事浮華。大損聖化。欲乞嚴賜指揮。申明舊制。上以遵先帝崇儉之意。下以絕臣庶好奢之漸。

英宗治平元年。侍御史呂誨上奏曰。臣竊以祖宗之有天下也。削平諸國。所聚財貨。皆歸於內府。數十年中。區宇又寧。誠國富兵彊之致也。所謂內藏奉宸諸庫。非有司之司。故外臣莫得知其登耗。但慮歲月久支。費寢廣。不復當時之盛。比來先帝椿留之物。賜及小臣。過越乾興之例。拜賜者。于今震恐。蓋知祖宗艱難收聚之意。非所以容其虛受爾。如聞禁中取用。尚亦無節。加之近倖。因緣侵漁。以有限之積。供無窮之費。一旦四方有事。何以枝梧。陛下踐祚之初。當謹持守。脩葺府庫。謹嚴出納。茲其時也。臣竊乞今後內庫。非旌賞功勞。貸助經費。一切浮用。無俾仰給出入之籍。亦行會計。應禁中取索財寶。不限內外庫。所降合同。須具支使者名目。俾歲中會計。知其過當。則可以裁損。及後苑剏造服玩器用。並付文思院所造之物。工畢。別差朝官點檢。則官物無由枉破。侵欺之路。可以杜絕。是亦節儉愛民之一端也。唯聖神留意。天下幸甚。

二年。知諫院司馬光乞節用。劄子曰。臣竊見國家公私窮窘。固非一日。今茲復遇大災。畿內秋田蕩無子遺。倉廩儲蓄。率多敗壞。府庫財帛。散用將盡。必恐今冬饑饉。甚於去年。軍民嗷嗷。無以賑救。經費不足。重以郊禮。此乃國用危急之時。不可不早以為憂。今取之於內帑。則內帑已虛。收之於外方。則外方已盡。斂之於下民。則下民已竭。不知朝廷將何以為計。臣愚以為。若非陛下側身克己。痛自節約。則無以應答天意。感慰民心。使昏墊者忘其悲愁。餓死者無所怨嗟也。臣



聞節用之道必自近始。伏望上自乘輿服御之物。下至親三公主婚嫁之具。悉加裁損。務使儉薄。勿信主者以舊例為言。出六宮冗食之人。使之徒便。罷後苑文思院所造淫巧服玩。止諸處不急之役。然後命有司考求在外。凡百浮費之事。皆一切除去。羣臣非有顯然功效。益國利民者。勿復濫加賞賜。將來南郊。自非犧牲玉帛。供神之物。其餘青城儀仗之類。止於奉車駕備外飾者。亦令有司與禮官同共參詳減省。臣聞國有凶荒。則殺禮。事天者貴於內誠。而賤外物。是故器用陶匏。席用藁秸。况於青城儀仗之類。何為不可減乎。凡此數者。唯在聖意斷而行之。固不可與庸俗之人。執文泥例者謀之也。

四年。御史劉述上奏曰。臣竊觀方今天下之事。可謂困弊之極矣。如久疾之人。肢體羸弱。氣息奄奄。不能自持。所可恃者。脉理未憊而已。誠得良醫而救藥之。輔其氣血。調其飲食。時其寒濕。庶幾可以復全。

也。陛下有明德嘉道。孳孳庶政。醫之良者也。所謂輔其氣血者。輕徭薄賦。以寬民力。以固民心。俾無怨畔是也。調其飲食者。道民務本。教之儉約。雖有水旱之困。而無指瘡之患是也。時其寒濕者。為擇良守宰。以撫綏之。利有可興者興之。害有可去者去之是也。百姓習於久安。競以侈靡相尚。居廬服用。率多僭差。婚姻喪葬。不計其費。而以不若人為耻。因而破產者有焉。其致非他。繇禁令不設故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若禁令不設。人得自恣。則倉廩實由而實。衣食美由而足。欲望其知禮節榮辱不可得也。教化之行。率自上起。臣愚欲望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臣聞太祖皇帝常服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設青布蓐簾。宮闈施布幕。無文錦之飾。嘗出麻履布裳。以賜左右曰。此我舊所服者也。真宗皇帝嘗謂輔臣曰。國家所務。儉約為先。當須節用愛人。以富庶天下。張齊賢對曰。



書稱大禹克儉于家。老氏三寶。儉居其一。上好儉則國有餘財。下不  
儉則家有剩貨。如此則天下自然富壽矣。大哉聖人之德。皆能抑情  
損欲。而以身率人也。如是。經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好。  
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也。臣回願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也。至於  
賜予之事。非有功德。可以激勸於人者。不可輕為也。昔韓昭侯使人  
箴弊。侍者曰。君亦不仁矣。弊。箴不以賜左右。而箴之。昭侯曰。非爾  
所知也。吾聞明主愛一嘖一笑。嘖。有為嘖。而笑有為笑。今夫箴之與  
嘖。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而與之。善哉。人君之不妄賞人也如是。古  
人有言。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不妄罰。非徒  
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  
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陛下誠能以身先之。  
然後教下有司。設為科條。以絕僭侈之弊。仍戒飭長吏。使傳諭朝廷  
之意。務崇約素。以厚風俗。若是則民之生業。日益厚矣。雖遇水旱之  
困。而有儲蓄以禦之矣。民財既充。國用復省。則徭賦之事。自然輕薄  
矣。茲實太平之基。而萬世之利也。在陛下勤而行之。固而執之耳。臣  
不勝慙慙之愚。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一百九十二

節儉

宋神宗熙寧元年。翰林學士司馬光上奏曰。臣伏觀宰臣曾公亮等奏以河朔菑沴。調用繁冗。欲望將來大禮畢。兩府臣僚更不賜銀絹。奉聖旨送學士院取旨。議者或以為兩府所賜無多。納之不足以富國。而於待遇大臣之禮太薄。頗為傷體。臣愚竊以為不然。古者冢宰制國用。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為出。固不可於飢饉之時。守豐登之法也。是故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君臣上下皆當深自貶損。以救民急也。臣竊惟國家帑藏素已空虛。重以今歲河北之地。災害特甚。鄉者慶曆之末。河決商胡。民田雖傷。官倉無損。而河北父子相食。餓殍蔽野。今河北之外。加以地震。官府民居蕩為糞壤。繼以霖雨。倉粟腐朽。軍食宜乏。何暇及民。冬春之交。民必



大困甚於慶曆之時。國家豈坐而視之不加賑救乎。况復城濬須脩。河防應塞。百役並興。所費不貲。當此之時。朝廷上下安得不同心協力。痛加裁損。以徇一方之急。凡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為先。博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為始。今欲裁損諸費。不先於貴者近者。則疎遠之人安肯甘心而無怨乎。必若為臣有大勲於天下。雖錫之山川土田。庸何為不可。若止因郊禮陪位。而受數百萬之賞。臣竊有所不安矣。臣前所謂賞賜不節者。此亦其一也。雖臣下不辭。猶應裁減。况其自離減又何損乎。儻若但務因循。姑息度日。欲裁損乘輿供奉之物。則曰減於制度。大為削弱。非所以華國。欲裁損大臣無功之賞。則曰所減無多。虧傷大體。非所以養賢。欲裁損羣下浮冗之費。則曰人情不悅。恐致生事。非所以安衆。如此則國用永無可省之日。下民永無蘇息之期。必至於涸竭窮極。然後已也。且君子之所尚者義也。小人之

所徇者利也。為國者當以義褒君子以利悅小人。今大臣以災害之故。辭錫賚以佐百姓之急。義之可褒者也。陛下從而聽之。乃所以為厚。非所以為薄也。雖然。兩府銀絹止於二萬匹兩。不足以救今日之災。又國家舊制。每遇郊禋大賚。四海下逮。行伍無不霑洽。不可於公卿大夫全無賜予。臣愚以為文臣自兩省以上。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內臣自押班以上。將來大禮畢。所賜並宜減半。俟他年豐稔。自依舊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一切更不減。似為酌中。臣亦知此物未能富國。誠異國家因此漸思減損其餘浮費。自今日為始耳。臣素愚。驚識慮庸淺。所言者皆目前之實狀。非奇偉之高論也。伏望陛下更賜裁察。若果有可取。乞斷自聖志。勿為衆言所移。實天下幸甚。殿中侍御史錢顛上奏曰。臣伏以邊境未寧。軍餉至急。朝廷經費百倍於祖宗之時。帑藏空虛。聞或兼水旱之患。從今不務有減。則去何



以枝梧。然而事有權宜。理難固執。豈可目前只圖僥倖之利。不能力為陛下久遠之謀。臣雖至愚。言思有補。臣謂今冬郊祀之禮。陛下在亮陰恭默之中。遵先朝三年之舊制。是亦不得已而行之。內外供費。豈當用平時之例。而况覃霈之恩未遠。特支之賞亦頻。天下之財取之盡毫末。數年之內用之無孑遺。民力既極困窮。國用正宜裁損。臣聞在真宗全盛之世。高詔三司減郊祀應奉之物十餘萬。藏於國史。足以為法。陛下誠思咸平中府庫之所積。孰與今日為比耶。所有將未南郊。伏乞陛下特降睿旨。除三軍賞給外。應內外文武臣僚舊例賜予一切權且寢罷。至於應奉不急之費。亦乞減削。如此則內足以省國用。外足以寬民力。豈曰小補之哉。唯陛下斷在宸衷而力行之。天下不勝幸甚。

神宗時起居舍人韓維上言曰。臣竊聞故事。大行皇帝嘗有遺留物。分賜臣

下。臣伏思承平日久。用度無節。以致公私財利匱乏。又國家不幸。四年之內。兩遭大故。營造山陵及支士卒優賞所費。不可勝計。今之府庫。比於仁宗晚年。又益朘削。若用嘉祐之例。厚行賜養。臣恐為損不小。陛下若以為奉承先帝之志。加惠羣臣。不可罷止。則望闕諸府庫取服用玩好之物。以充用才。是將意便可。不須過為豐侈。所有金帛諸物。可以贍兵恤民者。願賜愛惜。以救當世之急弊。

哲宗元祐二年。著作郎兼侍講范祖禹上宣仁皇太后。疏曰。臣濫備勸講。夙夜思職。愚慮所及。不敢不言。伏以自先帝厭代。諒闇三年。今祥禫將終。即吉方始。服御器用。內外一新。奢儉之端。皆自此始。臣愚以為珠璣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之工。凡可以蕩心悅目者。不宜有加於舊。增多於前也。皇帝方嚮儒術。親學問。睿質日長。聖性未定。觀儉則儉。觀奢則奢。陛下所以訓導聖德者。宜動皆有法。不可不慎也。古



之聖帝明王。莫不以儉為美德。侈為大惡。帝堯所居之室。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舜稱禹曰。克儉于家。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黻冕祭服也。伊尹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言儉之可以長久也。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公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凡此皆陛下所宜日以啓迪。皇帝之志者也。東漢明德馬皇后常服大練。左右但衣布帛。無香薰之飾。欲以身率下。前史以為美談。臣竊惟陛下聖政度越前古。必不使明德馬后專美漢朝。若崇儉敦朴。飭正後宮。以輔養皇帝之德。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音。非禮不言。非禮不動。則學問日益。聖德自隆。此宗社無疆之福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語有之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生。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夫少習儉約。長猶侈靡。少習侈靡。長將若何。今天下之大。生民之衆。

繫在陛下。陛下儉於上。則百姓富於下。陛下奢於上。則百姓貧於下。比年以來。天災流行。年穀不熟。國用虛乏。百姓困弊。幸賴陛下勤恤民隱。存養休息。視之如子。有所不便。輒弛禁。以利民。民方有樂生之意。小康之望。當今之務。宜痛為節約。昭示儉朴。以率天下。自古為國。未有不先儉而能致四海富實者也。漢文帝身衣弋綈。俱夫人衣不曳地。帷帳不得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景帝遵業務。展訓儉。以雕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工。下詔戒之。故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稱賢君必曰文景。以此周之成康。及其衰微。民心思漢而不能忘。以文景恭儉德澤及民者深也。臣願陛下上觀帝堯舜禹文王之法。考伊尹周公孔子之言。下視文景之效。則皇帝少而習之。長而安之。唯知儉約。不知侈靡。他日海內富庶。自今日儉德為之始。生民之類。受陛下之賜。豈有窮極哉。臣



竊聞奉宸庫已取珠子至六十斤。戶部已用金至三千六百兩。不為不多矣。臣所以先事而言者。恐增加無已。滋長侈心也。唐太宗開緒。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諫者十餘人。何也。遂良對曰。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古之宰臣。必諫其漸。若事已橫流。則無所諫矣。是以紂為象箸。箕子歎曰。為象箸必為玉杯。復思遠方珍恠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古之人見微而防患。如此。唐明皇開元之初。悉取珠玉錦繡。取玩之物。焚之於庭。以示儉德。及其末年。猶以窮極奢。侈天下。敗亂。今臣區區之愚。竊以皇帝即吉之始。若一開侈靡之端。恐後日奢費之無已也。故願豫為之防止。於未然。臣愚不識。忌諱。惟陛下裁赦。時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上奏曰。臣竊以數十年來。風俗借侈。車服器玩。多踰制度。以致士民之家。率多貧乏。不守廉節。夫為國之要在乎富民。富民之要在於節儉。民既富矣。君孰與不足。臣欲乞選差官。檢詳唐室至於朝廷。今式。參定制度。隨時制宜。務令簡當。可久遵行。庶幾上下有分。不敢僭侈。風俗自當淳儉。太平。可以馴致。

紹聖四年。殿中侍御史陳次升上奏曰。臣伏聞金明池所造龍船。費用萬貫不少。肆為侈靡。窮極工巧。必非陛下之意也。臣觀書之稱禹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以禹之德。非無可稱也。而所稱者。勤儉而已。蓋以有天下。非不足於財也。而必蓄於用者。欲示敦朴。以先天下。故也。恭惟陛下。躬不世之資。席祖宗之慶。勤儉過於夏禹。天下所共仰。有司不能宣明陛下德意。所造不乘之舟。其費不貲。游幸之日。天乃大風。豈非愛佑陛下。而使覺悟有司之過乎。茲事已往。雖不可救。亦足以為來者之戒。伏望聖



憲。今後如有興造。乞勅有司無令過度。庶免虧損陛下儉素之德。不勝幸甚。

戶部侍郎蘇轍上奏曰。臣等竊見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今左藏庫見錢費用已盡。去年借朝廷封樁未盡錢一百萬貫。以助月給。舉此一事。則其餘可以類推矣。臣等聞古者制國之用。必量入為出。使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故三十年之間。而九年之畜可得而備也。今者文武百官宗室之蓄。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吏胥之衆。率皆增廣。而兩稅征商榷酒山澤之利。比舊無以大相過也。昔祖宗之世。所入既廣。所出既微。則用度饒衍。理當然爾。今時異事變。而奉行舊例。有加無損。今日天下已困弊矣。若更數年。加之以飢饉。因之以師旅。

其為憂患。必有不可勝言者。臣等備位地官。與聞朝廷大計。而喑默不言。異日雖被誅戮。何補於事。故臣等願及今日。明勅本部。取見今朝廷政事。應干費用錢物者。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使多不至於傷財。少不至於害事。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行之。使天下曉然皆知事之當然。而非朝廷有所靳惜。則誰不信伏。昔治平熙寧之間。因時立政。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為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為二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而為六歲一人。宗室自袒免以上。漸殺恩禮。天下晏然。莫以為言。此則今日之成法也。臣等伏乞檢會寶元慶曆嘉祐故事。於本部置司。選擇近臣共議其事。嚴立近限。責以實效。法度一成。數歲之後。費用有節。府庫漸充。傳之無窮。久而不弊。則其於聖德實非小補也。臣等愚拙。不能脩明職業。以廣財賦。冒昧獻言。罪當萬死。轍又上奏曰。臣等近奉勅裁減冗費。上自宗室貴近。下至官曹胥吏。



旁及宮室械器。凡無益過多之用。皆得量事裁減。唯獨宮掖浮費名  
件不少。有司不得盡見。未敢輒議。竊見近降詔書。以方將裁損。入流  
以清取士之路。遂命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  
太妃所得恩澤。並四分減一。欲以身先天下。詔書既出。中外臣庶皆  
知聖明以私徇公。至有感激流涕者。臣等仰測聖意。克已為人。無所  
不可。其欲裁損宮掖浮費。與裁損私門恩澤。何異。然而至今未見施  
行者。蓋有司失於建明。則臣等之罪也。謹案寶元二年。嘗命近臣詳  
定裁損冗費。時諫官韓琦建言。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  
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減省。其無名者一  
切罷去。時有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相度  
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即許會問入內內侍省等處施行。及慶  
曆元年。又詔入內內侍省等處。取先帝時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  
之數。以聞。是時所損浮費。數目極多。為益不細。臣等欲乞陛下推廣  
前日減省恩澤已行之心。仰法寶元慶曆祖宗已試之效。使天下明  
知陛下節用裕民。自宮禁始。則凡有裁損。誰不心服。臣等不勝區區  
干犯鈇鉞。

徽宗政和七年。命戶部參稽熙豐及今財用有餘不足之數。又立旁  
通格。令諸路漕司各條元豐紹聖崇寧政和一歲財用出入多寡。未  
上。淮南漕臣張根言。天下之費莫大於土木之功。其次如人臣賜第。  
一第無慮數十萬緡。稍增雄麗。非百萬不可。佐命如趙普。定策如韓  
琦。不聞峻宇雕牆。僭擬宮省。柰何剝民膏髓。為斯役之奉乎。其次如  
田產房廊。雖不若賜第之多。然日削月朘。所在無幾。又如金帛。以供  
一時之賜。有不可已者。而亦不可不節。至如錫帶。其直雖不過數百  
緡。然天下金寶糜費日久。夫豈易得。今乃賚及僕隸。使混淆公卿間。



貴賤賢不肖莫之辨也。如以為左右趨走之人。不欲其墨綬當別為制度以示等威。疏奏不省。

宣和六年尚書右丞宇文粹中言近歲南伐蠻獠北贍幽燕關陝綿茂邊事日起山東河北寇盜竊發賦歛歲入有限枝梧繁夥一切取足於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產而入川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蠶織皆廢山東頓遭大水而耕稼失時他路取辦目前不務存恤穀麥未登已先俵糶歲賦已納復理欠負託應奉而買珍異奇寶欠民債者一路至數十萬計假上供而織文繡錦綺役工女者一郡至百餘人陛下勤恤民隱詔令數下悉為虛文民不聊生不惟寇盜繁滋竊恐災異數起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有額上供四百萬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抵當所諸處雜收錢一百餘萬三司以七百萬之入供一年之費而儲其餘以待不測

之用又有解池鹽鈔晉蕃市舶遺利內贍京師外贍邊鄙間遇水旱隨以振濟蓋量入為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等司截撥上供而繁富路分一歲所入亦不敷額然創置書局者比職事官之數為多。檢計修造者比實用之物增倍。其他妄耗百出。不可勝數。若非痛行裁損。慮智者無以善其後。久之乃詔蔡攸等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上。攸請內侍職掌事干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時貫以廣陽郡王領右府故也。於是不急之務。無名之費。悉議裁省。

高宗紹興九年右正言陳淵上奏曰。臣聞儉非聖人之中制。而孔子對林放之問。則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豈以儉為禮之本故歟。蓋當人之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故當用儉之時。不可不省。不省而無以約之。則末流之弊。將至於不可勝救矣。臣觀自昔創業之主。皆有



儉德。蓋其興於閭閻。熟知民間之疾苦。稼穡之艱難。故愛惜天物。有不期然而然者。禹之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逮地平天成之後。乃作禹貢。既第田以制賦。又因民之所願而取其有餘。其微及於漆。臬。締。紵。羽毛。齒。革。與夫魚。鹽。橘。柚。之可於口。菁。茹。藟。藟。之適於用。皆在所取。蓋亦莫非民力之所得者。方禹櫛風沐雨。手胼足胝之時。親見百姓之勞苦。已而安享其奉。固且有所不忍也。故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孔子美之。以為無間。豈非所謂愛惜天物。有不期然而然者歟。至於守成之君。往往不然。輕費妄用。卒以召亂。求如漢之孝文。蓋亦千一耳。今陛下所乘之勢。如孝文。而天性似之。所歷之艱險。如禹。又不待學而後至。其於儉德。天下戶知之矣。而臣強聒猶欲有所獻者。書之稱禹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或曰。儉可以施於家而已。是大不然。國之本在家。而儉固將施之於國也。孝文惜百金之費。

而制度不立。終愧前古。使其儉於一己。又能推而廣之。如彼其質。雖二帝三王之功可跋。而及矣。可勝惜哉。比年以來。陛下恩惠太泛。賞給太厚。匪頒賜予之費。幾於無節。此固陛下甚感德事。然府庫空虛。而發之不已。財賦匱竭。而取之益詳。陵寢未成。郊祀不速。內有諸將之饋。外有隣境之好。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曰。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誠然。是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而可乎。臣謂周之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式而論之矣。若事事如式。雖不會猶會也。故臣願陛下自今。凡有錫賚之法。所無而於例有疑者。或輕重非倫。或多寡不類。事下三省。則三省得以共議。事下戶部。則戶部得以執奏。出納之吝。有司得以獻其疑。可否之宜。臺諫得以論其失。凡所經由。不許承誤。陛下聞其言。又從而嘉納之。一有失當。即行改正。則前日



之弊。庶幾可息矣。上以省費用之煩。下以絕僥幸之求。無善於此。臣不勝過計唯陛下財幸。

高宗時張浚上言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司牧之。非特使之奉養其私而已也。自昔聖賢之君。莫不恭儉節用。損已益人。凡以順天意。享天心耳。且農夫終歲勤動。計其十畝之耕。輸公上而有餘者。所得不過一金耳。我乃捐之以市。不急之用。棄之以徇無名之費。豈不重違物理乎。乃若排去大難。勸賞有功。宗廟之供。官吏之俸。將士之養。此則宜從優厚。而不容但已者也。臣仰惟陛下至誠恭儉。追古聖賢。而臣竊聞文書刀劍之求。尚容有賜。予過制者。焉。夫多難之時。人情易怨。力戰效命者。所得如此。而伺間投好者。顧亦如彼。即解體矣。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而國人皆曰。彼鶴。臣謂非獨名器為然也。錫賚之間。亦所當謹也。

起居舍人洪遵經筵進故事曰。按通鑑。韓昭侯有弊袴。命藏之。侍者曰。吾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頓一啜。頓有為。頓啜有為。啜。今袴豈特頓啜哉。吾必待有功者。

臣聞天子享四海之富。生殺自我。予奪自我。於起居動作之間。其疏易入於侈。雖古先盛王。號為善治天下。恭儉愛民。如漢文帝。惜百金而罷露臺。念農力而除田稅。可謂至矣。然以新垣平之詐。賞賜至一日千金。鄧通之嬖。傳。至予之蜀。道銅山。使自鼓鑄。文帝尚爾。况其下者乎。而韓昭侯以千粟之君。當戰國之際。干戈相尋。日不暇給。雖使橫予妄賜。竭民之力。以為待士惠下之道。其誰能止之。然昭侯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務正其本而已。一弊袴之微。中人之家。所不惜。而千乘之君。能藏之以待有功。然則金帛幣帛之重。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其肯以奉談啜遊宴乎。無功之人。亦推是心。以往帝王之道。為不足



進矣。臣謂強本節用。貴實富民。其要無出於此。

邊又進故事曰。按漢書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臣聞儉固帝王之德。惟能出於誠心。見諸躬行。日用之間。然後為德之至。堯舜禹湯文武以來。則漢文帝其人。也。當漢初定海內之安。疑若可以自暇自逸。方且兢兢業業。心乎斯民。故一錢一縷。未敢妄費。以示敦朴。為天下先。踐祚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弋綈緼衣。革舄韋帶。其衣服之儉如此。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其嬪御之儉又如此。殿帷無文繡。集上書囊。為之。其供張之儉又如此。露臺之費。不過百金。猶恐傷財。蠹民。罷役不作。究其行事。莫不一本於儉儉。中外化之。風俗遂以醇厚。功業隆盛。為漢太宗。雖高皇帝創業垂統。然詔謀壽後。博祀四百。實文帝有以致之。迨於元帝。罷三不

官。減穀食馬。而不能起優游不斷之弊。晉武帝焚雉頭裘。而不能杜宮女萬數之失。區區矯激。一事一為非出於誠心。何足以撥方萬一。至如漢文帝。真可為萬世法。

御史中丞廖剛上奏曰。臣竊謂近因費用日廣。上下憂歲入之不支。為陛下陳節用之說者多矣。如遣使河南。誠不可已之事。諸臣反命。亦皆言徒御之冗。民病供億。聖慈深以為然。自今一切用度。漸當從省節矣。然臣竊見士大夫多務便私。鮮有能為國家愛惜財用者。且如一帥。臣到罷。供張借請。率費數萬緡。小郡亦不下數千緡。雖曰有例。獨不可稍裁損乎。况有數易之弊。民力殆不可能堪也。又有守帥將官。託討捕之名。差駐劄官軍。迎送者。各是千百人。隨逐所過州縣。既批口券。又索犒設。如此之類。獨不可嚴禁止乎。凡是無理之費。州縣時時有之。徒竭吾民之脂膏。無補公家之毫髮。主計者往往屈於



權勢莫敢致詰。是以朝廷不得而知也。臣謂罷無名不急之務。不獨在朝廷當然。州縣妄費亦復不少。如接送之類。顧各為之限制。稍從簡約。若遠涉差借兵卒。或因緣為姦者。並痛治之。庶幾所謂節用裕民者得矣。

太常博士王居正上疏論省費曰。宋興百七十三年矣。所行多彌文之事。今陛下所至曰行在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欲盡為向者百七十三之事。非所謂知變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願詔大臣計百事之實。而論定之。苟非禦寇備敵。任賢使能。振恤百姓。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

孝宗乾道六年。瑞明殿學士汪應辰上奏曰。臣聞書曰。不作無益官。有益功乃為。夫人君以一人之身。不作無益固為善矣。然又須推而

廣之。凡天下之事。是以害有益者。一切杜絕。無使滋長。然後為盡善也。恭惟陛下仁儉之德。清淨之政。不尚浮華。專治實務。如銷金服飾。此所謂無益。而害有益者也。然內而宮掖。既已不用。而又申嚴禁約。無敢不聽。其為益也。豈不可勝計矣。至於流俗習尚。有如銷金服飾之類者。臣請陳之。竊見所在道宮佛寺。造作經藏。裝飾像貌。所用金箔。動以萬計。雖法所不許。而令未必行。公然抵冒。視為常事。日其一。日。歲甚一歲。浸浸不已。豈特銷金服飾之糜費而已哉。地寶有限。斯民勞筋苦骨。捐軀委命。晝夜搜求。臺壘積累之所得。乃以供無益之用。如棄之然。甚可惜也。昔唐武宗盡毀天下僧寺。及宣宗即位。雖務改會昌之政。僧寺皆復其舊。然猶下詔修飾佛像。但用土木。不足以致敬。不得用金銀銅鐵等。夫銀與銅鐵。猶禁不用。況於金乎。伏望聖慈。特降明詔。嚴行告戒。其或循習不悛。違犯如故。重寘典憲。期以必行。



且復責之郡守縣令常切覺察庶幾人有所畏舊弊盡革

孝宗時知池州袁詒友上言曰臣聞恭儉節約聖王之盛德也無事之日儉約固所當尚多事之後儉約尤在所先仰惟皇上恭儉出於夫資節儉見於身履臨御以來乘輿服御無所崇侈宮室苑囿無所增益雖舜之慈儉禹之菲食文王之卑服殆不過此固何待於在庭之臣進言獻議以贊聖德哉然臣奉養之愚切惟今日適當多事之時要其後必濟以裕之之策然所以為之策者不過曰儉約而已且今天下何如哉自去歲旱暵浙東赤地千里而公與私積幾若委爨浙西蘇秀阜勢為甚官苗私租什亡五六江淮諸郡亦非樂歲皇上勅郵民隱州郡凡所申請蠲放官物一一盡可其奏所蠲之數殆數十萬大農所仰與州縣上供皆無復優裕矣茲者復有山陵重事皇上終身之慕竭天下之力以富孝思損內帑之儲出官闈之積惟慮

毫髮弗至而其用益大矣又有使命往來旁午於道其間酬費詎可縷舉切意內而軍國之須外而州郡之蓄恐又非曩者比也臣所謂多事之後豈不在今日哉儻於其後不知所以節浮費戒侈用則浸浸不已後將何繼臣欲望特賜敷奏曲軫宸念自今以始賜毋輕予雖有功者亦當節約況其無功者哉役毋輕舉雖甚急者亦當節約况不急者哉罷無名之費如興土木如講繁文省州縣之官如增冗務如剏添闕惜內帑之金以培基本住度牒之貨以備緩急戒州郡以節用毋事侈費戒邊城以儲峙毋竭民力庶幾多事之後可以因數者之節約以事休養將不歲月公私得以寬裕毋復後患矣侍御史王十朋上疏曰臣聞生財莫若節財省用斯能足用今陛下方圖恢復而板曹以財用不足為言常賦既不能供所須民財又不可遽而取惟有痛加節省可以薄助軍興然節省一事尤在聖躬親



率。昔漢文帝身衣弋綈以致富庶。唐憲宗躬服浣濯以致中興。藝祖皇帝幕用青布而僭偽以平。仁宗皇帝被用黃紵而風俗歸厚。此乃前代帝王之盛德。我宋祖宗之家法。尤不可不遵也。陛下比從諫臣之請。裁減外廷官吏。度一月所省。亦不下十萬緡。以歲計之。未無少補。又竊見內侍都知李遵具到宮掖用度之數。有云此項全支者。有云減半支者。有云住支者。內庭節約如此。亦可以風化天下矣。然臣愚區區猶望陛下躬率之者。蓋欲陛下於乘輿服御玉食之間。有可更加節損者。親出御批。斥賜外府以助軍須。以為中外節省之訓。如內侍所具之數。除德壽宮不可減損外。亦有全支而或可減半者。亦有已減半而更可以分數減者。陛下既躬率之。為下者亦何敢不從耶。俟邊事稍寧。自當復舊。今日權宜行之。正聖訓所謂今日當如創業時也。臣不勝拳拳之至。

十朋又代越帥王尚書上疏曰。臣聞財用不足。最為今日之患。議者歸咎生財無術。思得管蕭劉晏之徒用之。臣以謂財有限。而用無窮。生財不如節財。省用斯能足用。昔漢文帝時。有至帛和親之費。然而貫朽粟陳。海內富庶者。由文帝以敦朴先之。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故也。我仁宗皇帝慶曆間。西方用兵。北虜增幣。天下亦多事矣。而缺不及民。用度不乏者。亦由仁宗以儉德化下。故於多事之間。內不失治。民至于今稱之。朝廷自和議以來。權臣務為苟安之計。凡百用度。悉如太平全盛之日。中外化之。競為侈靡。府庫匱乏。實此之由。往歲陛下焚金翠。近又以損名齋親為之記。帥下以躬。蓋無玩於文帝仁宗矣。然財用猶不足。臣妄意竊謂奢侈之風。或未盡革。無益之作。無名之費。或未盡除。至若內降之恩。未能盡絕。名器之假。未能無濫。官禁近習。使令之數。未無過多。軍容教坊。伶倫俳優。之徒。不能



無非時之橫賜。凡此之類。可省者。省之。可罷者。罷之。最節財之要術。當今之急務。臣又聞唐德宗納裴延齡之姦謀。有天子私藏之財。瓊林大盈二庫。陸贄諫之甚力。謂宜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其小寶。而成其大寶。臣願陛下以文帝仁宗之儉德為法。以德宗之私心為戒。凡天下財賦之入。悉歸之戶部。仍擇知取予之臣。以司出納之柄。如是。則將見粟腐大倉。錢流地上。上下皆足。公私並濟矣。

司農卿兼尹京李椿上奏曰。臣伏見比年以來。庾廩不豐。庫藏空闕。軍須國用。日覺難支。州縣之間。財賦尤匱。農民士卒。罕獲溫飽。至於樁管經常。撥還借充。每煩聖躬。上勞處分。有司但知憂懼。莫究本原。日復一日。坐視不講。於國家久長之計。豈所宜然。臣嘗讀易之節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六三曰。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此豈非今日大小之臣。但知憂懼。不能自責。而歸咎於

時而已哉。蓋傷其財。則害於民。皆出於不知節。以制度。違聖人之明戒也。然則制度。謂何。凡居處飲食衣服受用。皆是也。仰惟陛下躬行節儉。凡百受用。悉從省減。而奈何。臣民奢侈縱恣。不知限極。居室則危樓大厦。華麗相高。衣服則綺繡鮮潔。巧異爭先。飲食則水陸畢陳。厭飲奴婢。營利則攘奪。占爭。以強凌弱。以至下民貧困者多。無力以供其上。此其所以財益傷。而民益害也。臣愚願陛下詔有司。凡居室之高下。雅飾衣服之顏色。等降。奴婢之多少。器用之品式。皆立制度。務從樸質。違犯者。必加之罪。自貴近始。使上下皆知節儉之為德。侈麗之可戒。賜予之際。亦望陛下以制度節之。財不傷。而民無害矣。天下幸甚。

知福州趙汝愚奏便民事宜曰。臣檢國朝會要。諸州軍歲賜公用錢。皆有定數。且如福州。國初歲賜錢。僅五百貫。熙寧五年始增定為二千貫。



至紹興九年本州守臣有請以升改帥府增置官屬歲用不足有旨每歲更給錢一千貫通計每歲不過三千貫而已臣畧計本州近年支費每歲率用錢七萬餘貫過於歲額二十餘倍多是於係省錢內取撥全無限制詢之諸郡事體略同惟視守臣之賢否用度之豐約以為多寡之數而祖宗法制皆蕩然無復存矣臣仰惟國家開創之初懲五代藩鎮之亂諸路置轉運使總制一路財賦務收諸鎮之權故公用錢至為薄少累世承平文物繁富居官者頗以為病故熙寧中神宗皇帝為取會諸州軍例冊及三年出納之數付司農寺詳定而稍增其數今會要所錄是也然當時法度森嚴官吏畏竦不敢有分毫踰越制度臣觀蘇軾在徐州日嘗論京東盜賊其奏略曰欲責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日一不可得又曰臣願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遴選守臣聽法外求一錢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

耳目蓄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為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緝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為他用者坐贓論臣竊惟京東素多盜賊號重法地分當時守臣不敢法外求一錢以捕賊至無酒以使人孰有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如今者我臣伏思祖宗之時重熙累洽民間兩稅之外絕無科歛而州郡又儉約守法度如此百姓安得不富今自渡江以後養兵既多費用浸廣民間兩稅之外科歛不一如經制錢總制錢折帛錢大軍月椿錢糴本錢添收頭子錢增收勘合錢若此之類未易殫舉而州縣又有隨時科折之數民力可謂困矣而州郡費用之廣至二十倍過於往時然則百姓安得不貧臣嘗念此至熟而不敢輕易以為言者蓋以官吏供給錢一項紹興之初已著為令所在添員甚衆兩費益多較之歲額已自過數又軍兵犒賜之類亦有父年成例不可頓



華者。是以官吏並緣無復法守。臣愚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依做熙寧已行體例。逐路選委監司一員。取會諸州租米例冊。及比年出納之數。除供給錢一項別作施行外。其餘公用之數。參酌舊制。增定其數。有違法禁過數支用者。許有司彈奏。依法施行。如此則居官者自然愛惜錢物。不敢妄費。又憑藉法守。亦可以杜絕干請。而苞苴貨賂亦不禁而自絕矣。

汝愚又上奏曰。臣伏讀六月己丑勸農詔書。仰惟陛下聰明仁聖。保惠元元。訓誥懇惻。為民而下者。殆無虛月。謹擇監司郡守。延見訪問。考察能否。而進退之。所以求諸已者。可謂勤矣。然而十數年來。未有治效。卓卓如古循吏者。豈非地狹國貧。取於民者過制。故慈惠之帥。弱於職而不舉。強敏辦給之吏。始多為術。以病民。而莫知恤也。臣嘗讀漢書循吏傳。班固以為孝惠以來。民務稼穡。至于文景。遂移風易俗。

故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不至於嚴而民從化。孝武外據四夷。內改法度。民用彫敝。姦軌不禁。時少能以化治稱者。由是觀之。在此不在彼。明矣。臣愚伏願陛下清心省事。一以節用愛人為本。依做元祐以來故事。選委官吏。講求今日內外財用之出。某事可均。某事可節。某事可罷。斟酌次第而行之。歲必有所儲也。又取兵興以來財賦名色。自創置以及後來增損之數。究見本末。擇其間可省者。漸賜以予民。庶幾民俗富厚。而政化可行。然後久任而責其成。雖使郡為龔黃。縣為卓魯。可也。區區狂瞽。惟陛下幸赦其愚。

光宗紹熙間。權戶部侍郎袁說友上疏曰。臣竊惟京邑富盛。風俗易於侈靡。其間儻有侈靡過度。銷毀金寶。上下慣習。殊無限制。久而不戢。深為財寶之害。臣伏見銷金衣飾。頃歲有司屢行禁止。往往法令稍寬。隨即縱弛。自累歲以來。其侈日盛。行都豪貴之家。故習於此。而



下至齊民稍稍有力者無不競以銷金為飾。蓋不止於倡優被服之  
僭也。今都人以銷金為業者不下數十家。貨賣充塞。相望於道。積日  
累月。毀壞金寶何可數計。豈特上下僭度侈靡成風。有干風化之美  
而國家金寶日銷月削。不復可以收拾。誠非細害。仰惟陛下躬行儉  
約。以先天下。豈容民庶習成侈靡。毀棄珍寶。以至於此。臣恭聞祥符  
四年。詔後苑銷金者並刺配。祥符八年。詔內外庭並不得衣銷金貼  
金縷金間金釵金圈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撈金背金影金盤金織  
金金線等。但係裝着衣服。並不得以金為飾。犯人及工匠干連人。並  
行重斷。紹興七年。高宗皇帝宣諭曰。銷金之法甚嚴。禁中有衣銷金  
者。罰俸三月。淳熙十一年。嘗劄下本府嚴行禁止。本朝法制之密。蓋  
如此。今此風日盛。禁止已是後時。臣愚欲望睿斷。劄下本府舉行祥  
符淳熙之制。明列項目。嚴行禁戢。仍乞陛下仰體紹興之旨。自宮禁

始以先民庶幾法制必行。愛惜金寶。以抑僭侈。以厚風俗。不勝幸甚。  
醴泉觀使周必太。上奏曰。臣聞論語首篇載孔子之言曰。節用而愛  
人。易云。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詩頌魯僖公。能備伯禽之法。先及  
儉。以足用。次之寬。以愛民。夫聖人方論愛民。乃首言節儉者。蓋不儉  
則用度不足。用度不足。則必重斂於民。雖有仁心。仁言。無所施矣。臣  
恭聞陛下儉約出於天性。今發政之初。必將如漢文帝示淳朴。為天  
下先。而臣尚以為言者。蓋自南渡以來。疆土未及承平之半。悉中外  
之貢輸奉。三宮之營養。自當有增而無損。至於既養州郡之兵。又聚  
屯戍之兵。又厚添差不釐務之祿。視祖宗時所入。彌寡。所用。彌多。東  
南民力。安得不困。往者京官選人。憚於作邑。正為財賦難辦。邇來  
州郡亦以不辦為憂。嚴於催科。巧於措畫。僅乃有濟。陛下雖懷愛民  
之意。尚自而行。臣願因聖性之節儉。凡賜予支費。指之又損。如石南



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然後上行下效。其效可睹。至於民力之盈虛。州用之貧富。殆不可一槩而舉。惟監司守令。乃能詳知。欲望申詔諸路。各陳所部。凡可省費而裕民者。指事申明。限以半年。上之朝省。隨宜斟酌。特降處分。庶使實惠徧及於天下。不為虛文。捨是則雖詔旨諄諄。不過宣讀之後。徒掛牆壁而已。

寧宗即位。校書郎項安世上奏曰。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為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狹且少矣。試命版曹具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至乾道淳熙。其兩增取幾何。陛下試命內外羣臣。有司具一歲之用。人主供奉好賜之費幾何。御前工役器械之費幾何。嬪嬙宦寺廩給之費幾何。戶部四總領養兵之費幾何。州縣公使迎

送請給之費幾何。陛下必自知其為侈且濫矣。用不量賦。而至於侈且濫。內外上下之積。不得而不空。天地山川之藏。不得而不竭。非忍痛耐誇一舉。而更張之。未知其所以給也。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上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在陛下宮中。嬪嬙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廷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奔走不暇。簡樸成風。民志堅定。民生日厚。雖有水旱蟲蝗之災。可活也。國力日壯。雖有夷狄盜賊之變。可為也。復祖宗之業。雪人神之憤。惟吾所為。無不可者。

理宗淳祐間。徐元杰進故事曰。前漢揚雄將作大匠。箴曰。開閉將作。經治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主有宮殿。民有



完居。昔在帝王。茅茨土階。夏卑宮室。在彼溝池。

臣聞工誦箴諫。肇於古者。謗木之求。工執藝諫。蓋垂軺聽視之。世所不棄也。臣以司匠。退循樸拙。他無技能。敢竭心工。極陳儉。實。惟陛下垂聽焉。夫宮室牆宇。苟足以禦風蔽日。古之聖人不。越是以求侈也。夏后氏處卑宮而不厭其陋。且手胼足胝。盡力。於溝洫之利。凡可以約已而裕人者。無不為之。况敢以是自逸。其身哉。不然。峻宇雕牆。華則華矣。視采椽不斲為孰久。瑤臺瓊。室。珍則珍矣。視土階三尺為孰安。蓋聖人以大學絜矩之道。正。天下。念民力之有限。計邦費之無窮。知天下之傷財。孰有如工。役之費。故清心省事。所以為靜養君德之基。節用愛人。所以為。深固邦本之計。其意若曰。宮室既侈。麗矣。凡皆稱是可也。窮奢。極欲。極天下之膏血。將不足以供之。此聖人所不忍為。宜乎其。

長守富貴也。昔魏之楊阜。當明帝建宮室之初。抗疏請省宮人。問之吏。則以為禁密。非所當與。阜怒而杖其吏。帝於是愈敬憚。之。竇璡修洛陽宮。昧過侈之當戒。崇飾雕麗。謂可達上之欲。豈。知太宗能為工費計。怒而毀之。曾不容緩。然則二臣之正否。雖。不同。而二君之好惡。則俱正矣。臣於是益有感於揚稚氏之箴。焉。雖然。稚既託匠以為箴。而校獵長揚。一賦。又有感於文帝躬。服節儉之化。大厦則取其不居。木器則取其無文。後宮則取其。賤玳瑁而踈珠璣。他如却翡翠。除雕鏤。惡靡麗。斥芬芳。與夫抑。止鄭衛。絲竹之聲樂。極其效。則上足以格天。而有玉衡正泰階。平之應。然則揚稚有愛君之忠。欲規其過。而繩其愆者。以箴諫。之為未足。故又述賦以諷諫也。臣嘗謂揚稚之箴。獻之於西都。中微之季。時之不偶。而言弗獲用。漢亦殆矣。臣述其言。以補工。



藝之諫。敢謂遺降陛下。盛明之君。納約自備。信而後諫。臣能言之。陛下能行之。巨百生慶。幸與國同休矣。惜不令揚榘見之。

度宗咸淳十年。侍御史陳堅等上奏曰。今東南之民力竭矣。西北之邊患棘矣。諸葛亮所謂危急存亡之時也。而邸第成曉。御前寺觀。田連阡陌。亡慮數千萬計。皆巧立名色。盡蠲二稅。州縣之興。鞭撻黎庶。鬻妻賣子。而鍾鳴鼎食之家。蒼頭廬兒。漿酒藿肉。琳宮梵宇之流。安居暇食。優游生死。安平無事之時。猶且不可。而况艱難多事之際乎。今欲寬遺惠。當紓民力。欲紓民力。當紓州縣。則邸第寺觀之常賦。不可姑息。而

不加釐正也。望與二三大臣。亟議行之。詔可。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上古洪荒。敷天。柞略。探枝野鹿。燔黍。捍豚。衣鳥獸之皮。食鳥獸之肉。汙尊而抔飲。蕡稗而土鼓。冬則居窟。夏則居巢。其卧徐徐。其覺于于。當此之時。淳風未散。民皆自以為足。

也。及乎伏羲作而書契之法興。神農作而耕織之功立。軒后作而器用之資漸備。自茲以降。澆漓益生。是以堯居茅屋。禹戒雕牆。周王之卑服。漢帝之弋綈。非徒盡質素之本心。亦以杜人民之奢汰也。至元年間。都堂議得民間喪葬。紙房金銀人馬。并綵帛衣服帳幔等物。欽依聖旨。事意。截日盡行禁斷。又准中書省奏定。到官民嫁娶聘財筵會等事。此皆先帝慎儉德以懷永圖。推其餘以化下民也。夫天下之人。或有見衣服鮮明。騶從翹楚者。從而羨之。見衙門安志。樂業循常者。從而笑之。乃溥民之淺昧。世態之恒情。然而權利濫官。豪富子弟。知其如是。大放厥心。以驕滛相夸。以奢靡相尚。以節約為恥。以貞廉為愚。既不副於上心。又重傷於家業。延及士庶。轉相倣效。習以成風。非一旦之能改也。殊不知衣敝緼袍。不恥狐貉者。子路之何用不藏也。食前方丈。後車千乘者。鄒軻之得志不為也。桓宮丹楹。刻楠而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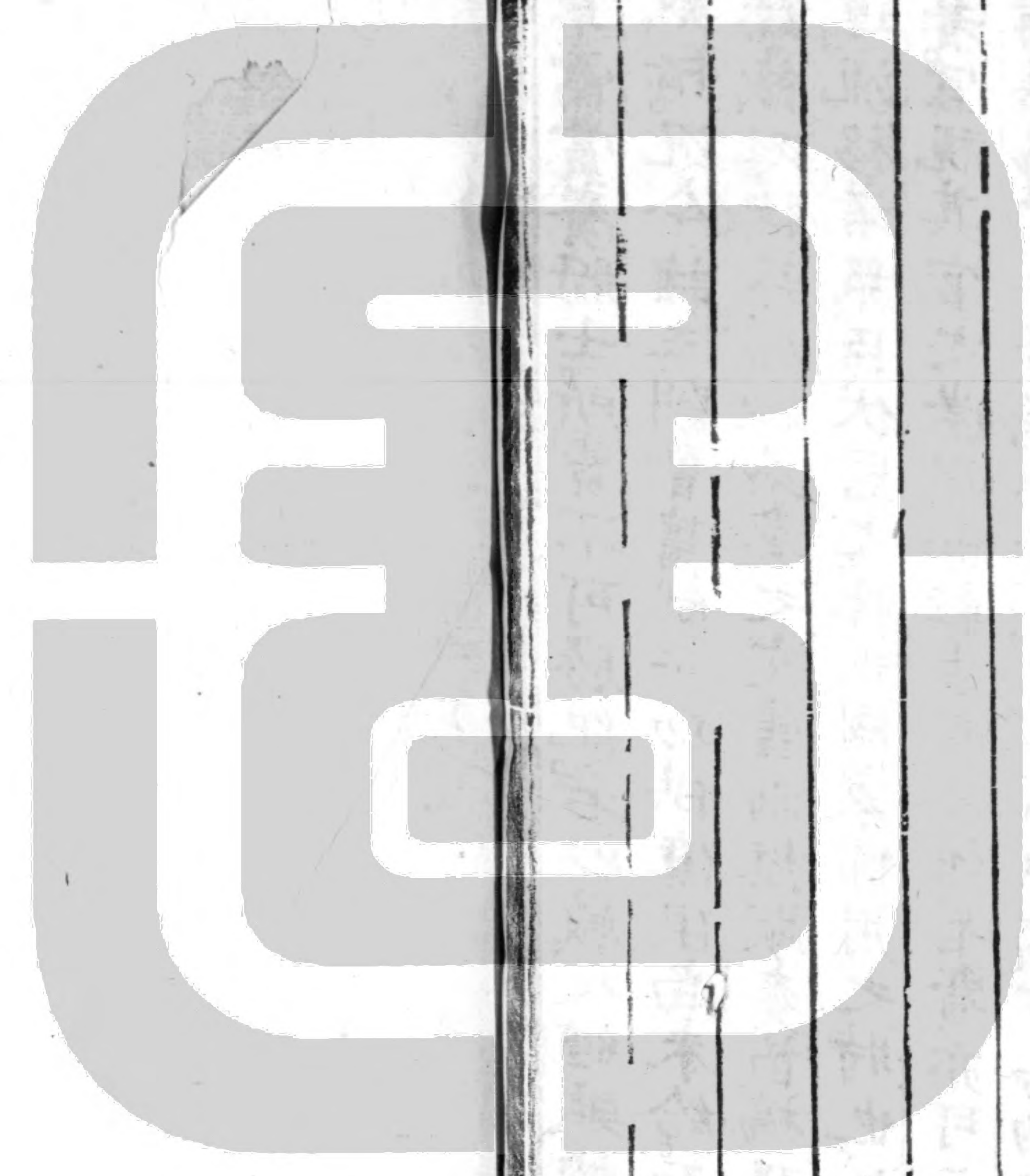
孫諫之。晏子一狐裘三十年而紫陽稱之。夫衣足蔽體。食足充飢。外之皆非吾人之所有也。彼錦繡綺組之衣。以之禦寒。與繒練矣。以異哉。彼熊掌膾炙之食。以之糊口。與魚羹矣。以異哉。慶贈宴會禮足而已。又奚用越名干分。傾貲破產。以為之哉。故古人之言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又曰。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言生一破百而易無子遺也。又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寬袖。四方全匹帛。言京師者天下之仰從也。且聞譽施於身。不願人之文繡。理義悅我心。如芻豢之悅口。今之王公大人。宜去奢從約。以增美其名乎。宜務華遠儉。以徒飾其身乎。伏望陛下。體先帝之意。禁京師內王公大人之奢侈。則天下之官民。不令自從矣。蓋見在上者先儉而知儉之為美。故不得不然。

明宗時。監察御史把的于思言。朝廷自去秋命將出師。戡定禍亂。其供給軍需。賞賚將士。所費不可勝紀。若以歲入經賦較之。則其所出已過數倍。況今諸王。朝會舊制。一切供億。俱尚未給。而陝西等處。飢饉荐臻。餓殍枕藉。加以冬春之交。雪雨愆期。麥苗槁死。秋田未種。民庶遑遑。流移者衆。臣伏思之。此正國家節用之時也。如果有功必當賞賚者。宜視其官之崇卑。而輕重之。不惟省費。亦可示勸。其近侍諸臣。奏請恩賜。宜悉停罷。以紓民力。臺臣以聞。帝嘉納之。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writing.

Blank page with a faint pencil sketch of a rectangular object.





書